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樓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熊煇

雪樓集卷十五

元 程文海 撰

序引

贈歐陽南陽序

古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若無所事乎遊也然以一鄉一國為未足而必尚友天下之善於是始有結駟過都重趼不息者而師友之淵源廣矣洙泗及門三千大抵異邦人也然則士其可懐居也哉聖人之教四而

文為先其論君子之於友也亦必自文始然則士其可以舍文也哉陶唐氏開聖治之初者也夫子賛之不過曰有文章西伯周公大聖人也謚皆不過曰文道德禮樂至周備矣而言三代者亦不過曰周尚文然則士其可徒以辭章為文乎哉歐陽南陽生臨江之俊士也祖父皆儒先生長者義方素明生又材質秀穎志尚不羣其為學也力自奮拔刮磨不肯蹈陳襲陋觀其所為詩賦諸篇飄飄然殊有凌雲之高御風之遠也自以居幽

守獨從師取友之未弘而父母之望未酬也於是四方之行昉自今始而首造於余豈以余為可與論文者歟余聞之欲窮山林川澤之觀者必即其都會焉夫京師固士大夫之鍾聚也生其行乎凡生之蓄於今者乃余之發於昔者也生其行哉余固卜其於師友必有遇也嗟夫古學不講久矣以生之材之志余尤望其於道終有得也故余以古之士與夫古之所謂文者先言之而兾生返觀之庶乎立身養志之不茍也京師遇吾故人

乎為我謝焉曰今歐陽生勝昔歐陽生韓門不拒幸甚

送雲伯讓序

不擇官而仕為捧檄而喜昔人豈矯情哉為親也人子之於親幸而及養則三釜亦足樂不然萬鍾於我何加焉雲謙伯讓甞年來江南猶及見諸老前謁余於金陵被服儒雅吾固異之別二十餘年復見於京師見識議論益老成又二年復見之則掾於宗正府意其驊騮開路一日千里忽來訪余曰謙以歲月遷餘杭總府知事

即之官願得一言余訝其遠來久客取之廉而去之遽也則曰小人有母韓夫人平生睦族善卹憐貧敬老切切以教子為事重師友厚賓客凡所為有益於其子者無不為也新年八十一歲七子十三孫謙幸成名老母留江南而西浙湖山演迤風土清淑宜於老者侍膝下奉色養官事之暇則板輿輕軒花朝月夕東游西衍舉壽觴以怡慈顏尚庶幾焉余曰嘻子知所本如此豈惟便養推之宦業思過半矣夫知事八品官爾其任與三

品等曰知事知事一府之事有不知者乎行一不義罪一不辜必反而思曰吾親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役一夫斂一物則必又曰某家有老者乎得無妨其養否某家有幼者乎得無傷其慈否告而長語而僚必公私俱得而后已悦乎親仁乎下獲乎上宦業之昌由愛親一念而推之耳子盍行乎吾何言耶天都英俊之域名公碩彦發言為詩聞子之風必有大篇短章爭歌頌者吾為發其端繫以五言六韻

人孰不有母及養能幾人歸無慈顔喜萬鍾空一身雲
子退急流八衮念老親低頭蓮幙日適意綵衣春平反
多不疑閒居賦安仁忠孝重山岳富貴輕埃塵

高大有積慶堂詩序

南城高君大有世以好賢樂善稱趙閑閑嘗為其祖簽
省書積慶堂三大字以表樹焉今復新其構而揭之以
奉太夫人之養可謂肯堂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夫一善易能也一慶易致也積之為難古人固有如孫

叔敖之瘞蛇宋景文之度蟻適然一念之興遂致卿相若執券而索償余謂是說求之吾聖人之書若有不相似者終莫若舜之孳孳夫惟孳孳於善故無不善又若蜀先主之戒其子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此乃近道乃積慶之基也若大有之承祖敬親尚賢之意若此吾知其慶之積也必矣余聞高氏久而未識大有也吾知大有以宗人仲和僉院之言及觀李野齋所為詩益信故書此以為他日升堂㑹慶之本

紹運詳節序

史學自古為難孔子叙書斷自唐虞司馬遷始以洽聞廣覽上及古初自是以來編年紀歷日以繁浩或出一家自相謬戾或參稽互見多所異同白首著述求其統會條分户析終至抉疑理固然耳南臺御史謙齋君好古樂賢端直不撓有古賢士大夫之風一日過余出示其客張君致遠所編紹運詳節一卷上下凡幾千年一目可極可謂節而詳者其志於惠後學深矣然天開地

關帝王迭興史氏傳疑古今通患其所不可深詰者多矣余獨喜因御史之舊獲知張君之學又因張君之書益見御史之賢於是乎書

黎景高詩序 安南人

予嘗讀黎君景高安南志郎官湖記等作未始不擊節驚嘆去之耿耿不能忘於心今復覽此編其五七言詩森整豐暇若不經意而乃得於若心長短句穠麗婉至字字欲與花月爭妍而決非兒女口中語善夫景高如

斲輪手圓規而方矩靡不合乎度如伶倫管含宮而激商靡不應乎節惟其學之畜積之厚故其發也無不中然予不獨愛其文復敬其人也介而不隘通而不流溫溫而春澄澄而秋至於懷恩感義慷慨奮激有古烈丈夫之風觀其始終彰憲侯一事可見巳故其為文建辭起義皆有感而作非苟然者嗚呼誠有德君子哉其由京師而歸江南也乃叙以贈之

贈彭斯立序

廬陵彭斯立工篆刻一日携所刻若古印章者謁遠齋曰是可以不朽乎曰是可以不朽乎曰未也吾刻古帖可上擬閣本淳化若絳若潭若臨江武陵直下視之耳吾又將取今名卿巨公雄文大章盡刻之配古以傳顧得公手書所為文四五十篇歸刻之予曰子之技善矣哉子之志異矣哉古帖若絳若潭若臨江武陵其初一淳化也今雖並傳懸絶若此誠以摹刻善否然也子嘗得而觀之皆弔喪問疾簡記之辭多不過十數字少者

數字其如洛神樂毅賀捷表者絶無而僅有耳非所謂雄文大章人亦無四五十篇者又皆後世好事者收而藏之朝廷搜求遂入秘府宋淳化始刻之摹以示人間也非其人志於傳而書且刻也子今欲子書而刻之而傳之耶夫傳者必名善書刻雖工如文若書之未善何若予之文藏之金匱石室者不可浪出應俗之作又皆散落漫不記省亦未必可傳亦不能至四五十篇之多且老懶不喜書將何以稱子求況古以文章名家或千

數百篇或三四篇或一二篇赫然天地間者又不待手書刻而傳之亦非可手書刻而傳之也文之傳不傳繫其文之善否書之傳不傳繫其書之善否非帖比也予誠無以稱子求也苟有志焉子行四方有善書若文者擇之可也不必予也予於斯文刻不刻不敢計也傳不傳不敢知也獨喜斯立技之善而志之異叙其語以贈之世必有賴子以不朽者

歷代帝王紀年纂要序

史莫信於書春秋莫博於史記後之稽古者舍此何以
哉然孔子斷自唐虞政以世近而可信也司馬遷乃上
述黃帝以來又遠詳其世次先儒固嘗疑之矣至於諸
家編紀沿訛襲舛此皆好博之過後惟康節經世書以
歷紀之始明白可信然好奇惑異者猶不能據依著述
紛然莫之統壹近平章白雲翁以政事餘暇悉取諸家
紀載而集正之一以康節為準名曰歷代帝王紀年纂
要亦上及羲農者因備博覽而已嗚呼白雲知所去取

哉白雲信道篤學博觀約取於天下之務莫不盡然不獨是書也是書既經乙覽復徵予序夫康節所以可信者以其信孔子也白雲所以可信者以其信康節也然則可信者莫若孔子信孔子者莫若康節信白雲者端在此編矣

王氏孝節序

予學於臨汝書院時信之貴溪月嵓先生為之長先生與予同宗其學渾渾而弘其行侃侃而和其言恂恂而

善誘其子植甚賢娶五年而歿植之室餘干王氏又甚
賢宋咸淳壬申年十九歸於植植死終喪誓不改嫁事
舅姑生死無違禮先生既歿歲至元壬午一夕盜入室
姑疾在牀王守不去盜欲刃其姑王叩頭號泣乞以身
代盜兩釋之姑以考終嗚呼世莫親於父子兄弟不幸
孝友之道不明臨小利害即相視若秦越以王氏匹婦
守其身事其親死生患難不足動其心卓卓如此不亦
難乎予有以知先生之道雖不獲大焯於當世其所以

儀於家訓於後者深矣王氏年已六十康强寡疾勤儉有則子孝婦順如己事其舅姑閭里族婣軌範之邦人士歌誦之予又有以知先生之世必由是而益昌天道之不爽明矣予自去先生驅馳王事出入中外幾四十年幸無大過每思臨汝親炙時如一日今復聞王氏孝節之盛遂書其大者以授先生之孫同文天下有以樹教化移風俗佐隆平之治者於此必有取焉王氏名静婉皇慶元年九月程其序

温國司馬文正公墓碑老杏圖詩序

司馬文正公以純誠古學位宰輔雖童兒婦女知其為端人其薨也勑命蘇文忠公為文表其墓至尊親書其額曰清忠粹德之碑未幾仆於羣憸之口嗚呼邦國殄瘁固基於紹聖哉而斷碑之餘隨有杏生焉盤屈蔭偃擁其龜趺若非偶然者金皇統間夏邑王令及墓僧建祠修復老杏迄今二百餘年矣而無恙白雲翁家與之鄰益用封植繪而為圖皇慶之元翁以平章政事預國

論議留京師迺出是圖及修復之碑以示廣平程某序之且將求當代名筆賦詠以發揮之某曰草木寧有知哉生得其所而不剪伐於樵童牧豎幸已所以異之愛之圖而傳之乃秉彜好德之良心也白雲有志於涑水公而曰天人之際在是亦何不可者遂為詩曰

吾聞精誠可以貫金石誰謂草木真無情君看穹龜涑水上老杏布護數百齡風枝雨葉擁幢蓋陰森若有神物憑涑水先生三代士青春行天和且平問學深探古

人賾德化直與元氣并蘇公雄文照四海比較當世誰重輕豐碑俯仰漫興廢百朴不奪二老名由來宋祚圮中葉已在紹聖非崇寧夏臺大人獨好事異國肯與扶顛傾古祠香火今幾載大字深刻羅軒屏何人卜居占此土白雲老子今疑丞摩挱往事起惆悵表顯更為圖丹青乃知天地崇至誠陳根斷石猶寵靈此心豈有古今異遺迹試向天人徵

送布哷齊平章北還詩序

古之有天下者必由得賢以興我朝自太祖受命至於世祖統一萬國雲龍風虎之士隨方而至莫不鞠躬盡瘁以立顯功若今江淅行省平章政事布哷齊之祖克哷公三世佐運翼聖南征北伐東誅西討忘軀委命以致其業以有人民土田至大初先帝御極今上在春宫始申追贈之命夫上公之爵大國之胙其祖父皆所宜有而平章公既承其忠於前復昭其孝於後於是立廟以祀伐石以載煥然功臣之中可不謂賢乎嗟夫使世

臣大家於慎終追遠之道皆能若是則天下之俗有不
歸於厚者哉其將歸刻姚君端夫之文也詩以送之
皇元定海寓羣材集如雲於時克呼氏聯翩策殊勲忘
軀力從戎佐運應天人金戈一指揮號令捷如神金源
絕其流遼水飛埃塵功成寧後賞所志四海賓茫茫大
國開皇上天地仁再世三公上乃孫復秉鈞溫溫平章
公高行邁等倫立廟展孝思伐石表至恩卓然世俗中
見此不世臣請身從南來素志一旦伸今晨告我別秋

風集冠紳會見穹碑成突兀摩蒼旻上以報先世下以厚斯民

代白雲山人送李耀州歸白兆山建長庚書院序

國家樹教育材之本莫先於學校而天下之學廩稍不足者士既無所於養廩稍之有餘者祇益郡縣勾稽覬望之資教官率以將迎為勤會計為能而怠於教事非其人皆不賢其勢然也惟書院若庶幾焉而居城邑隷

有司者其弊政與前等近世士君子之賢者往往因前修之迹據江山之會割田析壤建爲書院既不隸於有司而教育之功乃得專焉馮翊李君仲章爲德安府判官時予方家白雲山中君尋亦買田築室於城西三十里白兆山之麓而居之乃李太白題桃花岩處相傳太白嘗讀書於此予既出山君亦累遷耀州守皇慶二年春君赴調京師南還割田二頃建河南書院乃二程先生之父作尉之邑予語君曰君居白兆山非君家太白

所遊歷乎獨不可建書院為教育之地哉君慨然曰此吾志也願歸割應城田四百畝建長庚書院聘名師教鄉里子弟以成公之命予既韙之行有日重為告曰今天子仁聖夙夜孜孜以樹教育材為務君力是舉既無城邑之累而有江山之勝士又得所養而不隷有司教可專也審矣利莫大焉德安文物之盛必自君始君之名與太白此山相無窮不亦休哉君勉成之予歸白雲山幸遊息焉

用晦和尚語録序

佛法非言不立非人不傳此用晦和尚語録所以述也若因人以求法則其人已滅因言以求法則法不可言是用晦和尚語録未嘗述也和尚十五出家為僧七十一載遭遇佛法盛明遍參東南諸大長老九居壇場為人説法撰得千言萬語畢竟如何測之不見其涯求之莫得其緒似言非言似述非述若知和尚未言前便是元叟既述後即師未嘗言徒未嘗述用晦和尚語録序

竟皇慶二年九月日叙

龍虎山志序

翰林侍講學士臣明善奉勅志龍虎山玄教嗣師臣全節屬臣其序之臣伏讀終篇山川之竒人物之盛前後宫宇之廢興累朝恩數之隆尚聚此書矣然天下山之大者曰岳水之大者曰瀆曰海顧以茲山先豈無意乎意龍虎之得名以張氏張氏老氏之學也繇東漢迄今綿千數百年而益振朝廷且尊而信之此志之所由作

乎嗟夫治道貴清靜老氏之道也原於軒黄文景用之其所成就可睹已然流而為神仙巫祝豈本旨哉若所載天師恒之對唐高宗曰能無為天下治乾曜之對宋仁宗曰苟能反古之朴行以簡易志慮清明神氣完和矣奚事冲舉政和中訪高士王道堅以修煉延年之術曰清静無為軒黄所以致治多欲求仙漢武所以罔功修煉非天子事已而命之禳厄奏曰修德可以迴天禬禳之事不敢誤國端平初徵留用光入朝荅使者曰歸

奏天子治天下道德五千言足矣山林野人來將奚益若四人之言誠祈天永命之貞符哉庶幾善學老氏者可謂豪傑之士矣今天子撫盈成之運正清静無為之日嗣師數陳老氏之本上嘉納之此志之獨先龍虎宜也臣故敢叙作志之意以示後之學者

歐陽南陽手藁序

臨江有奇士曰歐陽南陽子識之三年矣見輙對客操觚櫝長歌大賦踔厲風發氣落落不可下其為言也必

欲與常人殊嗚呼何其能耶夫杞梁之妻非善哭也情之哀也易水之夫非工歌也義之感也養由基之射調弓而猿號黄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而游魚出聽藝之精而音之至也得之天而應於物也世之號能言者不若是不類談兵趙括歟天非一時也地非一邦也人非一俗也物非一態也言不極不足以盡其變言其可易言哉南陽之遊京師也諸公交薦之其羽儀於天朝也非遠矣覽其集心異之遂為之辭

送白雲平章序

白雲公以四朝耆望潛邸舊臣皇慶初預參大政明年遷平章政事延祐改元春三月引年致政平章李秦公以言上曰知足哉是翁特加光禄大夫賜歸田里朝之人祇聞德言歡舞詠歌顛瞑昭蘇震炫黯黮相顧而歎天子能待臣以禮白雲公能事君以義秦公能成人之美如此方公罷戎幙屏居白雲山時買田築室鳴琴誦書幾與世遺矣庸詎知一旦桓圭赤舄坐乎廟堂之上

黜陟百官盛極若此者哉自予識公武昌幾十五載外和而內直好學而樂善曾無毫髮易其素其去常人固萬萬矣至於感老氏知足之言服孔子在得之戒從二疏當年之樂飄然反其初服於公特其職分猶足以風厲天下為萬世美談夫一出一處一進一退而國家之輕重繫焉此古之所以貴夫賢士大夫也然士大夫雖賢非遇明天子其遺恨千古者多矣若公者可不謂至幸矣乎因率同志作為歌詩以颺之且為他日續二疏

傳張本

續孟仲蒙子序

續孟二卷仲蒙子三卷唐林公愼思所作其書列於唐藝文志宋崇文總目夫以孟子才號亞聖書次六經自司馬遷揚雄韓愈之徒尊信篤好以為大有功於聖門至司馬光李覯輩乃著書譏毀學者固自有次第哉二書免於世俗之見亦幸矣夫然二書文深義奧諄切反覆不悖於聖人之道誠有補於世教也公字虔中福州

長樂人兄弟五同讀書邑之稠巖山石室公中咸通十年第又中宏詞拔萃科賜其鄉曰芳桂里曰大宏𧨏秘書省校書郎至尚書水部郎中黄巢犯長安罵賊而死葢賢者也其幾世孫崇萬來京師求予序之嵩萬今為浮屠氏云延祐改元四月晦

送李善甫知沁州序

許文正公承朱子之學為我朝儒宗及其門者人人皆自愛重為賢士天下尤稱賢者曰平章布呼密公至元

中子於平章坐識其同舍生李君善甫葢已矯然於時其為學也內而修身齊家外而事君治民一以文正為歸與君一合一離一見一闊上下餘三十年未嘗少變其度信學之有源也至大四年予被召過豫章君將為行省檢校握手相勞苦俯仰今昔慨然興懷予待罪翰林之三年君亦赴調京師日與還往如初見時已而宰臣之知君者交賛之曰善甫沁人也遊宦外久得無思其鄉否即奏為沁知州行有日來别予曰君是行也有

民社之寄矣況父母之邦乎展其所學正在今日然子聞臺之知君者復不少忍令不行其學於天下乎其不久息於沁也必矣予旦夕候君西門之外

嚴元德詩序

自劉會孟盡發古今詩人之秘江西詩為之一變今三十年矣而師昌谷簡齋最盛餘習時有存者無他李變眩觀者莫敢議陳清俊覽者無不悅此學者急於人知之弊也變眩清俊固非二子之本亦非會孟教人之意

也因其所長各有取焉耳去年識廬陵嚴氏二仲曰元友元正其詩若文雅厚深密非求一日之聞者近復得其季元德所為詩亦往往可誦以三子卓越之資生會孟之鄉加之父師之訓又有歐陽公諸老遺風餘思宜所底若此然吾於元德猶有欲言者會孟於古人之作若生同時居同鄉學同道仕同朝其心情笑貌依微俯仰千態萬狀言無不似似無不極其言曰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近世鮮能及之夫學者必求

之古不求之古而徒膠膠戛戛取合於一時其去古人也益遠矣其不為會孟所笑者亦寡矣求古之道當何如能如會孟之融會斯可矣而猶必以養性情正德行為本二仲歸試以吾言告之

忍恕堂詩序

京師有袁氏者父母既喪兄弟同財而居嘗相推讓保其家和人以為難又懼夫情之或遷義之弗盡字其堂之額曰忍恕朝夕監觀以自發焉且以示後子孫子聞

之曰嗟夫聖人之道忠恕而已雖天地由之既恕矣復何事於忍乎豈學有淺深恕必由忍而入乎學恕而先之以忍則用力必至信道必篤或遷之機弗盡之微無自而起矣恕其庶幾乎雖以是名堂可也使天下皆表氏唐虞之世何足過哉朝之大夫士皆為文辭以稱道之屬廣平程某為之序

李氏忠節序

夫為人臣而有馮革之忠為人婦而有栢舟之節非幸

也義也於是而有祠廟之褒門閭之旌封爵之加亦義也非幸也忠臣貞婦豈不欲長保君臣之樂伉儷之情哉不幸而蹈危蹀變寧忘身而徇義以為不若是不足以為人此豈得已而為之哉中統三年李璮之叛濮陽李文秀以武衛親軍千户從諸王嚐必齊征之戰死濟上其妻頓氏年始二十有九終喪骨立誓死不嫁治家訓子卓然有倫子永既長授宣武將軍侍衛親軍總管未幾蚤世撫其遺孤以至成人復襲武畧將軍侍衛親

軍千户於是頻氏年八十二歲嫠居五十餘年不易縞素鄉里尊之有司始上其事請表其門於朝而翰林修撰彭君允道屬予序之嗚呼治亂相仍生死相因夫喪子夭毋孫纍然何其不幸矣乎然視世之飽食高位而有曠職安居美室而有過行其不幸又何如也故李氏之不幸乃斯民萬世之幸也搞文掞藻之士可無以詠歌之乎

温州路達嚕噶齊拜特穆爾德政序

東南海濵諸郡溫最劇大德十一年夏四月拜特穆爾
來守是邦首興學校勸農桑使民知本裂姦貪震豪橫
抑奔競之風禁苛暴之政使民畏刑建忠臣之祠表孝
子之墓禮先賢之後使民尚德是歲大旱徧走羣望引
咎痛自責闔境雨足大有秋明年環溫諸郡飢疫相仍
流民數千人來歸為之儲偫以食之為之廬舍以居之
為之藥物以救其疾為之櫬𨏥以給其死及其返船又
為之裹囊而導之出疆明年秋七月吴越大蝗蝗且入

境至境皆死人以為德化所致民有高姓者售私鹽或捕諸吏吏受賕反以捕者犯連逮甚衆漕使檄君詰之具正其罪濬平陽河渠五十五萬五千九百餘丈歲溉田四千餘頃郡庾庫久敝為委吏憂徙之爽塏繚以重垣以固之又為常平倉其旁以備荒政不期月之間民順吏從田野四闢盜賊寢息囹圄空虚頌聲咸作乃名郡博士及羣士之賢者修其圖志求古今之遺迹山川之勝概為之臺榭遊觀樂民之樂而政成矣至大三年

受代去民思之至今惟君生長富貴而孝友肫篤好賢下士得於天性又能本仁遷義履公律廉為天子分憂者如此予雖未之識而翰林經歷張子仁編修章德元縷縷為予道之且屬予序二子皆賢者其言有徵因書以為守令之勸

李雪菴詩序

古今詩僧至齊已無本之流非不工而超然特見高出物表徑與道合未有若寒山子之詩雲頂數之頌得其

旨者惟昭文館大學士雪菴大宗師乎師以澹泊為宗虛空為友以堅苦之行為頭陀之首蓋數十年矣適然遇會濡毫伸紙發而為詩有寒山雲頂之高無齊已無本之靡不假巖軫宫商自諧得之目前深入理趣謂不足以流芳聲於四海振遺響於千祀可乎樵夫織婦邂逅一語猶萬世不可跂及况衣道食德遐觀曠覽若大宗師者耶世欲知師之道此固特其糠粃然求其至亦不外乎此也詩云乎哉詩云乎哉平章政事張閭公右

丞曹公參政李公得本於十二代宗師焦空菴將刻諸梓而俾予序之延祐二年夏六月既望廣平程某序

李仲淵御史行齋謾藁序

自予識御史李君仲淵而後知天下眞有以古文為任者邪說與而大道廢議論勝而文氣卑其來久矣古人一章一句該體用具本末備終始猶有餘後世累千萬言欲究其理而不足非文之至也耶若原道原人太極圖說通書西銘等作方可稱繼三代者思必如是而為

文則天下之文廢矣又豈通論哉作述之體既殊古今之尚亦異學足紹先聖之道言足垂將來之法而已豈必模三墳擬大誥而後為古乎此仲淵之所憂而吾之所以知仲淵也仲淵材峻而氣渾學富而行實其為政簡而敬和而平以扶綱常任教化為本至其不可奪則卓然有古遺直之風故其文精鑿沉欝不假議論而理自見不托迂怪而格自奇其本則六經其辭則雜出西漢而下其可任以古文者仲淵其人乎然文之盛衰世

道之占也我朝之盛自古所未有獨於文若未及者豈倡之者未至而學之者未力耶今天子方以復古為己任於上弘其風浚其流懔焉而任於其下者非我輩之責耶而吾老矣仲淵不可辭也仲淵名原道亳人有集曰行齋謾藁見示屬予以序不勝狐裘羔袖之愧

章德元近藁序

予自衰疾以來愈不喜為文雖談之亦自厭也為之愈力而愈遠談之愈切而愈病常欲一旦盡謝去前好湔

滌腸胃收視歛息以自愛也而適然意會輙復為之而不知蓋士君子釋此無以達於情而接於物也至於談則絶之久矣如淫聲美色而遠之矣安能日哆哆然與物相仇耶近得東嘉章君德元與予同史館年相近也道相似也又敦信而豈弟古君子人也心甚好之乃時與之談向如淫聲美色而遠之者如沐猴衣冠執干而舞非不俯仰中節投之以果則不覺攘臂而起矣此非絶之不深制之不嚴為知者然也君之詩若文質厚而

氣和一以理為主蒼然正色貫松栢而後彫不知世之知君者復幾人也安知數十年後無索君於茫洋之間溟涬之外者耶予之所謂欲謝去者行見之矣姑為君一言君名嚞嘗著東嘉郡志二十卷甚有法

贈王太醫序

廬陵王君東野善為方繇郡官醫提領入為興聖宫太醫諸貴戚近侍公卿大夫皆以老謹争相延致君亦輙能以效自見延祐二年春二月予暴得末疾幾不知人

君入診曰脉大浮盛得之氣虚而風乘之宜服三生飲間投以小續命湯數日疾可已嘉興徐元善復入診一如君言服之三日手可舉足可履服之五日手可至髮際足可因人而行服之七日手可至顛足可因杖而行服之十日手可舉物足可去杖與人矣惟舌本微彊害於言以問君君曰脾脉絡胃夾咽上連舌本散舌下心之別脉上繫舌本此心脾受風未除也宜服解語丹服之十日舌不彊語不害若君之醫可謂良矣而徐君不

立異以為功亦可尚也夫始余之疾聞君之言而喜及得徐君益信然當是時君誠賢徐君一立異衆必茫然不知為計矣予有弗病矣乎頼二君子皆良醫其識同其心又同是天以賜予也嗟夫方今之受病又甚於余者衆矣不知皆能得良醫如東野同心如元善者治之否乎彼囂囂然計功而害能專欲而擅利危人之身絶人之命而不顧予甚懼君之不嘗遇徐君以成其功也其必審所以自處哉他日天子詔其上所驗幸并以愚

言為對

送艾庭梧序

臨川艾氏多聞人或以詩鳴或以文高或以明經顯予少學臨川多與之遊去年秋有客候於予謁入曰臨川艾庭梧敬候先生亟見之則吾同舍生從子也問其字曰伯蒼問其年則予去臨川時猶未生也問其所從學則皆良友碩師出其詩若文及與之談經則兼昔人諸長而有之予甚驚亦不意去臨川四十餘年復有斯人

也問其所為來則曰吾生四十年前欲一望大河之外
不可得今幸遭盛明極日月所出車轍馬迹皆可至柰
何守一丘一壑而自比於井中之蛙乎吾將浮游乎齊
魯燕趙韓魏秦隴之郊問古帝王之所都聖賢之所起
其餘風遺俗猶有存者乎其高人魁士猶有伏畎畝偃
林藪而未起者乎吾將求之以益吾所欲聞此所以為
來曰子寧欲仕乎則大笑曰先生何量人之淺也方今
明君在上賢公卿滿朝才士如林職修政舉文武備用

又何待三千里外一窮書生乎吾不為是也予大驚然心猶疑之居歲餘數相從察其志益堅學益閎文益雄予始知其言之不欺而志之可尚也而信之猶未篤夫京師者天下游士之區富貴利達之塗以子之材而求諸豈有長為山林之臞子乃舍衆人之所趨就衆人之所迂雖日日語人人有弗疑者乎今果去我而遊飄乎其不可留嗟夫子愧子矣予不敢復量天下士矣子其待乎明年春歸俟我於臨川之上

胡彦承文藁序

予比從李御史仲淵識胡君彦承彦承嘗學於蕭徵君維斗維斗與予善予知之深故喜彦承之善學也今復從翰林直學士薛君公諒得盡讀彦承所為詩文六十篇益知彦承之所以為學也夫文與學高下學之進文從之矣以彦承為丞相之孫太守之子生長富貴出入禁闥身取禄位於他人宜如何方且誅茅為園鑿嵓為室游目終華洗耳河渭顛瞑乎詩書之囿沉酣乎仁義

之藪然後又求正於有道尚友乎千載其過人不亦遠乎然非文不足以知彥承之所以為學非彥承不足以知學之所以為善又非維斗不足以致彥承於道也則予之敬彥承也徒止於文乎彥承名居祐京兆人

送王克誠引

予讀張希孟之言而益謂師友之不可不尚也向予忝與中書末議克誠實掾東曹雖不相語而閒相面知其遊蕭夫子之門於當世人物取與弗輕也去之七八年

予既復來來又不能自引以去而聞克誠為秦省幕長矣希孟言以贈行又屬予繼夫克誠學問有源行之方大予其何贈乎嗟夫幼而學壯而行人孰不有是心惟以己心酌人之心毋以己學律人之學則可以相天子治天下而況於一方之寄乎克誠行矣予誠無以贈君乃遥祝之曰願以此學相天子治天下

里氏慶源圖引

氏族之制所以定親疎别嫌疑厚人倫也古者國有牒

家有譜然猶有拜汾陽之墓者矧二者并亡之歟其西北諸公以名稱相呼以部落為屬傳久而差失眞尤甚此里氏慶源圖之所以作乎里氏者隆禧院使約爾珠所自氏也按里氏世高昌人高昌宅河西之境在唐為伊州其俗大抵與諸國類又世蹀金革雖豪王大族能自系其所自出者無幾惟里氏世仕其國為大官自大父薩奇蘇仗義歸朝佐定中夏為山東大都督其後列朝著寄方伯垂紳曳紱分符握節者餘六十人亦既盛矣

而隆禧君大懼世代日益遠生齒日益衆無命氏以相別終亦荒唐杳渺不可知而已何以奉先而傳後哉乃以身事本朝者實自大父始而大父之名從世俗書有從土從田之文考若伯考之名皆有里字而春秋有里氏遂自氏曰里氏又遡而求之定其可知者自丞相棣裕勒以下至於今九世系以為譜號曰里氏慶源圖而隆禧為七世云君好學廣問於忠君孝親之道尤所篤慎嗚呼百世之下觀此圖者亦足以見人之不可以無

學也尚敬念之哉尚敬念之哉

送高伯椿大年尹京山序

郢余父母之邦也先世墳廬疆畎相望閭里雞犬相聞今僑居數千里外松楸之思霜露之感每當時序未嘗不西仰而薰心也集賢待制趙公為余言高君大年將之官京山余聞之喜蓋君以修名廣業從事中朝習知為政之要家又世儒愷悌孝友有本有原且趙公之當僚也趙公於人賢賢賤不肖而於君尤加厚然則以斯

人宰斯邑所謂牛刀之用枳棘之棲君或有不屑焉耳由邑人言之抑又何幸之甚也況今明天子在上有若君輩分憂宣化於下忠厚及於草木正直孚於鬼神由明達幽罔不安頼為政之良蓋若此然則由余私言之幸不又甚於邑人乎云胡不喜夫郢楚之故都流風餘俗豈必猶存雖存亦奚足為明時道抑若子文叔敖亦彼為政之良者也以今之時以君之志又豈列國陪臣之所敢望雖然余聞彼之不治也久矣譬之農焉物土

之宜而布其利驅蟲螟拔蒹稗又若牧馬去其敗羣視其後者而鞭之其不殖而繁者否也以君學古入官達於從政顧獨不知此哉而余乃諄諄然如八九十者蓋閭里之厚望芻蕘之常談今逢明公下車代為父老誦言之耳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況於封崇而雨露之者故余於君之將行夙駕於上東門以竢具此籍手焉

送郭元坦序

閩之陬幅員凡幾千里連山絡其精神巨淵敞其眉目固必有瑰特者生乎其間然炎劉之世無聞焉中唐而權輿近代而坌溢嘻何其富也益嘗思之昔者遷其民於江淮則彼之靈鍾美賦固已無所於寄而飛潛植動又烏足以當之永嘉以降北之去而南入者紛總總也則夫氣之蓄而厚者既有餘時之陶而化者復日異宜其出則穎然於軒冕之場處則繩然於材藝之藪也鄉余行春是陬甲乙數者猶四三人焉其典刑風裁足使

余忘其為旅郭德基氏游最親去之十年乃有伯仲欒欒訪余於京師則郭氏之二子駭其衣冠曰喪父之喪也何以來曰志母之志也為之閔然而悲伯曰元坦既仕矣余遂以仲薦幸中書不廢余言亦使仲仕既而伯超秩六品衣朱衣擁象笏為長史太傅府中幹譽望一府一府咸利賴之至大二年春銜命南禮名山川因將便道拜家慶余固奇其有以慰母於未没報父於罔極也又期以纘名德於前人光簡冊於當世也欲為一書

以寫余意以致其鄉黨之欣欣以寄四三人之猶存者
未涉筆元坦兄弟來別適余亦有行役乃不暇書歸而
見諸君子若四如居士叟白老人與小孤六平山諸君
為我謝且問焉曰公等俱無恙否自有閩以來亦有荷
布躡蹻入京師不一二年朱衣象笏以歸者否異時士
大夫之子或齒膠庠或登天府即臧獲亦與有德色然
則余玆之喜頗不大愈於異時抑不過若異時否抑視
為男子分内事初不為動獨鄙如余者乃助之抃否且

余前言閩之言亦果不謬否公等其有以語我來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伯仲尚無忘余所欲者哉

王楚山詩序

杜紫薇有云千首詩輕萬户侯葢隱居求志尊所聞行所知無所慕乎外無所苟於身抒性情之眞寫禮義之正陶天地之和其言論風旨之重孰加焉尚何萬户侯之足道然余意張公子未足當斯言也余友楚山翁其幾之乎翁與余同里又同年生辟世牆東若君公每當

風晨月夕山嬉水娱可嘯可詠可歌可吁者一寄此集也覯者美之如錦段玉案嗟夫誠有以自樂他何重輕然則以詩輕侯又未足為楚翁道也余將還西江因留其集而書此以謝焉

雪樓集卷十五

雪樓集卷十六

元　程文海　撰

碑銘

興化路重修夫子廟碑

夫子廟起漢歷唐迄宋出闕里徧郡縣宇宙混合時數清明新天子即位首詔天下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聲教四暨彌尊彌光莆田一方廟餘三百祀東西陊剥將壓教授曹㤚曰斯廟不治且壞豈上

之人宣明教化之意責不任孰諉乃請於廉訪分司曰宜請於守貳又曰宜學廩給無爴事經始尤難泉布焉湏䟽力營度謂録事楊德懋能吏字學博士黄夢舉嘗寮教護屬功此兩人可白府檄之神宫丹堊像服是宜兩廊翼屋一切改造面閣背堂嚴嚴翼翼齋廬庫藏悉有成规元貞初元㬰月九日戒事某月某日告成罍牲有碑不可無刻教授以莆屬郡宰前進士黄仲元余明等馳書謁文余謂廟夫子廟也曷謂夫子子者嘉稱夫

之言扶以知師人者也吾夫子魯國東門一儒耳師三千畀能之人於仁義禮樂之域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於東洛二百餘載之後當時不獨回也點也參也賜也由也求也予也須也亢也尊其師曰夫子至於天王之太宰儀邑之封人稱之若不然邪曷魯大夫之言陋前人爵謚之題淺是奚足為夫子之榮之尊敬用唐大中修究廟故事大書曰甫學重修夫子廟碑既又為甫士曰鄉老成人性與天道聞諸夫子壯者苟不以四

十見惡為可懼少者苟不以後生可畏而自畫末得患得既得患失皆吾夫子所謂鄙夫唐杜牧云盧秀才未知古有人曰孔夫子者味哉言乎若弟子之服勞與鄉人之樂義者教授自能書於碑陰銘曰

生民之盛莫如夫子道師萬世廟嚴千祀飛龍在天宫墻新美彼爾多士編氓敢齒下視越祩肆安厥止誰之功與昊天罔極矧是莆邦詩書舊里尚有典刑仁風教雨令問令望前修是企鼎鼐哉成材昌我文治永銘此碑

壺山壽水

南劒路總管府判官忠都君墓誌銘

國之將興必有豪傑者出大而訏謨定命建侯行師功業表表在當世其奔奏疏附之士政爾卓然曩余將旨過洪都武略忠都君迎馬首意氣軒舉不凡日相好也有論其世者父朝坤當皇元開闢之初起行伍著名朔南西陲忠都年十五勇亢其父歲巳未鑾輿觀兵于鄂執殳敵愾戰輙有功平叛于濟拓地于襄軍中稱健者

必曰忠都略長沙拔桂林大雪擣壘盛暑登陴人憚其勞君奮彌厲江南平策功遂拜宣命余壯君之勇嘉君之忠而益信豪傑之生為不數數也洎來閩見其子阿實達拜且泣曰先君不幸以元貞乙未四月二日棄諸孤越二月始有延平之命榮不逮生賫志以殁將以某月日塟於某所惟先君受一日之知倘哀而賜之銘死且不朽余讀前史知六合之表詩書之外有所謂豪傑者非必皆知道之士而頓挫感慨抑畀乎苟利禄富貴

者之爲若忠都君者又庸可少乎君生於大名路濬州歷官忠顯校尉管軍總把宣降金符授武略將軍提舉揚羅渡龍興路托克托郭遜提調十三路長齊令福建行中書省㮚禄公以汀州路總管府同知薦于朝改授南劒路判官子五人呼圖克拉伊蘇岱爾進義校尉管軍上百户阿實達福州路録事司達嚕噶齊托音哈斯銘曰桓桓戚揚爲龍爲光厥武方將維卒不抗維後人其昌

濟南公世德碑

甚矣天之愛斯民也民之有主也猶天之有日也不可以二故自古及今天下合于一而民始定不然邊陲兩界日殘於鋒鏑天心之仁豈忍斯民之若是哉金人有中土宋氏保江南力不能以相并天將命不世之主出而一之我朝起自漠北翦金茹宋討服薄海內外諸國凡天所覆日所照莫不臣屬而為一家於是斯民得見一統太平之盛此我朝之有大功德於天下而天之所以愛斯民也然當天下之未一也彼天之所廢不可復

支令有不行政有不及而一方之民遑遑無依於斯之時不有間世之英可勝牧伯之任保聚其衆徐視天命之所歸則斯民也不膏血於兵即魚肉於寇豈復有遺類哉此濟南公之有大功德於一方而亦天之所以愛斯民也蓋自我師克燕金人徙汴山之東河之北盜之區兵之衝也其間能捍敵芘民自奮於時而興霸業者有四歸朝之後天下稱爲四諸侯濟南公其一也公諱榮字世耀濟南歷城人自其先世已能力本以饒其家

散利以惠其鄉積德崇義人知其後必大公體貌雄偉技
擊便捷材略大過於人盖天之篤生為斯民計故能於喪
亂搶攘之際全數十萬口之命山棲野處以待時之清
及我師之至即以衆附朝命授金紫光禄大夫山東行
尚書省兼兵馬都元帥知濟南府事常從征伐以勇策
勲以仁止殺遂至平定中原修復濟南廢城為國雄藩
當東南一面之寄事上有禮恤下有恩而民益有所倚
頼艾服官政之年遽致其事子孫再世襲爵治法征謀

皆卓然有立無忝父祖而公猶康强壽考被遇三朝封濟南公賜銀印子孫男女八十餘人年八十有三乃終非其有大功徳於民而然與夫愛民者天之心也厚施在民天必報之余觀張氏三世入為諸侯奠一方出佐天子定天下始而一方得脫於亂離終而天下得免於戰爭誰之賜也是其施於民者厚則其受報於天者宜何如張氏子孫福禄名位殆方昌而未巳也公之子七一曰邦傑字智萬年十有七為質子三十有一襲父爵四十

有四先公卒二曰邦直行軍萬户三曰邦彦權濟南省事四曰邦允盤陽軍節使五曰邦昌鄂嚕總管六曰邦孚大都督府郎中七曰邦憲淮安路總管公之孫三十有五元子所生者四伯曰宏字可大既襲祖父爵中統元年以南伐功授濟南路大都督統攝諸軍事未幾割山東五州隸濟南改山東路職如故先是察益都李璮有叛謀密奏於朝凡三三年璮果叛據濟南城與戰敗之璮誅復治濟南至元元年遞遷天下諸侯改授鎮國

上將軍真定路總管兼府尹九年召除襄陽等處統軍使十三年歸符印于朝致仕十九年冬卒年五十有九仲曰守信叔曰守季曰宇公之曾孫昇和兒字子京叔子也而後大宗令為建昌郡侯之長官宣武將軍政尚慈惠民所害除之民所利興之民所憂憂之民所樂樂之四年矣蔗勤如始至余倦游而還與侯相好也敬侯為豐功盛德之家將刻石以彰世美徵余文侯之所以光祖宗者以實不以文也然孝子慈孫之心其敢不將

順乎若夫三世行事之詳有家傳在姑述其大槩而系之以詩詩曰

滇濛蒼玄遘時迍邅蠢蠢蠕蠕曷生曷全歷山之陰西齊之偏季世糾紛兵交盜梃民其何依天啟英賢維濟南公乘時翩翩雄勇絶人所向無前數十萬衆集於崖巔阻險以守竣命於天丙戌歸朝降宅平原樹栅開府外周湧泉爰設教條首務力田乃勸孝弟乃懲罪愆祈綏科徭以惠顛連庚寅北覲欽奉綸言取汴有期公顧

率先賜酒賜衣嘉爾忠虔位冠羣后一日三宣我師及
河公馬疾鞭乘桄宵濟奪彼舟船我師遂南虎視龍驤
乘勝轉戰其鋒莫當既破張盤旋擣汴梁越一年間繼
下睢陽帥欲戮俘帥欲烹降公輙諫止靡酷于戕沛徐
暨邳連歲拓疆兵務少間乃修濟城官廨民廬期年具
興閭溢往來詡詡笑聲不圖斯今復覩昇平有司違行
額外徵兵固請如額部衆以寧歲在戊戌朝論銓衡天
下諸侯治孰可稱濟南第一眞之與京年踰五十謝事

全名元子嗣爵載頒虎符分正者誰出令維初戸徵白金歲倍摧酤力愬寢罷瘡痍獲蘇有民彼逋棄其田廬有民此居償其賦租謂例則然孰諏孰圖以灾傷聞玉音曰俞融風熇妖比屋成墟亟哺之粟膏萎澤枯大會帝庭侃侃陳謨新符偉服眷渥超踰賦金至再度難免除三取之民一代其輸有命益地以旌政殊盜逼東界領軍遄驅竟發一鏃斃其凶渠中使目之色動心愉濟東地卑霖潦所瀦餽餉孔艱輦任嘆吁運土堅杵以

便徒輿百里濘淖坦坦其趍埴法弊滋自辦官需毋喪
廬墓骨立哀癯享年不遐紹業有孤公之聞孫惻惻仁
愛跣禱憂旱殄虎除害從師南來先旆拔寨招納降附
撫視彫瘵益都亂起義旅雲會收募散亡扼塞衝隘七
馬七槍功實為最叛誅城復鎮牧弗怠南北既同海宇
清泰克繩祖武未老勇退婉娩賢女王府作配沮折逆
萌聞者敬慨淑明何多家慶未艾於顯令侯溢我盱水
公子之孫公孫之子永言追好昭示厥美庶幾方來知

所由始古云不朽匪此緊彼我侯勗哉百世丕祉

楊氏先塋碑

宣德楊侯守諒牧盱之四年諗于廣平程某曰楊山北巨姓世立勲名曽祖考諱某仕金監治武川郡事祖考諱實甫考諱昉俱隱德弗耀守諒奉先人遺教生三十有六年被遇世祖皇帝親擢授承事郎資用庫副使越四年陞承直郎資用庫使又八年陞奉議大夫資用庫提點又四年賜名賽音奇塔特陞朝列大夫利用少監

又四年陛朝請大夫今上皇帝嗣位大德元年授少中大夫建昌路總管今年六十有一矣顧唯獲事兩朝夙夜祗慄幸未底曠敗前後所受錫賚恩寵無與比恒懼弗克報稱非祖考之澤其何以至於斯而墓碑未竪為人子孫安乎公能為文其俾之銘匪直泉壤之光亦其遺胤之所賴以庇覆也某初識侯於京師一見知為長者逮侯來盱寛簡鎮静民安其政幾於古循吏之風時閒居得與侯相從也侯之言油然孝子慈孫之心遂承

命不辭次其世而系之銘曾祖妣完顔氏子一人祖妣李氏子二人長朋房州節使次考也妣綦氏子四人伯季彬叔天祐季君澤侯仲也娶張氏牛氏子一曰温中尚監令史二曰良大府監内藏庫副使三曰恭四曰儉五曰讓六寶童恭讓俱蒙古譯史銘曰

幽冀之北土寒氣勁碩人攸出沉實簡静譬諸水木有源有根君稽前猷視其後昆維曾大父小試未究大父暨考潛晦遺後世德其崇用啟令侯帝眷優渥莫或與

儔子孫繩繩流慶未已我銘此碑昭所本始

曾履祥墓誌銘

公建昌南城曾氏諱頴瑞字履祥曾祖度特奏進士祖發監文思院贈中散大夫父同僉書定江軍判官伯父三府君復無子父命之繼曾為氏遠矣公之高曾始自撫州徙居南城詩書世守學行為鄉先生至公伯父文莊公漸高科立朝在正人端士之目而門始大僉判公清介無倚附自六館諸生晚得一官諸子皆生長勤約

舍學無他力公尤專苦昆弟共學木榻上一緒衾數年寒暑不易性警悟涉世見人情物理如鏡照數計不差諸兄侍郎公穎茂左司公穎秀先貴顯咸期以遠到寶祐丁巳以侍郎公郊恩補官任峽州遠安簿尉臨江軍清江丞吏事修舉倪倉使普徐憲使明叔首薦之義倉米虧守夜出片紙籍諸豪吏以償公曰無罪狀而破人家不可請得先詰吏吏皆泣拜爭輸新淦岩邑也賦積負郡數委官料理計窮乃令首吏坐邑苛督益負守以

諉公未至縣十里許吏迎拜曰使來辦矣公曰汝郡都目來幾日矣我來乃為此言耶吏又拜曰使江西人吏知使家法使來事必辦先是受委者並緣侵漁縣供給且不暇故也縣以例私獻緡錢三千公曰此縣賦也歸之公帑即正版籍弛苛征疏源剔蠹繇是新淦無逋賦攝録叅有商舟遇盜死者十三人連逮盈獄誣服者兩年公閱欵疑之會有村民以他事下獄又有二囚以輕罪先在密相謂此人來敗矣公廉訊則殺人者二囚也

盡釋寃係者一州稱明盖盜臧諸商時村民附舟泣告得免盜疑其泄也時楮幣日賤朝命監司權衡其法名曰稱提憲司責富民以錢易楮緩輒沒入其貲令峻甚民重足立憲檄公督其鄉郡有喜怒風旨焉公故寛之逦械繫換錢溢數者一人行闤闠中招摭告訐之風頓息民頼以安且以估籍非平世法請於憲除之黄公萬石守平江公為屬未幾黄移福建轉運使以公任塩事吏與盜為姦私官課大侵謾月執細民數十決遣應故

事公密詰犯者得利害興除之縱囚約勿再犯私販為
絶比去官塩積本羨三十萬從黄公制置松江盜起溧
陽俘入將盡殺之公審閲皆擕牧竪子入白曰是豈能
為亂者大閫初建宜以徳意示民即破械縱之賛畫經
年江東以治攷舉及格班改宣教郎知安慶府桐城縣
事未行㑹黄公尹臨安一日謂公賈平章問君盍往見
之公唯唯他日又曰平章今日問君尤悉且曰正欲大
用履祥具啓事一見何如公徐曰先生方不肯貶巳以

合時豈求久於此者其往見何義卒不往以臺章鐫秩
尋叙復遇黄公制置江右客以公為首公進言留屯臨
川非計也語稍厲同列爭進者誚公闇公亦不然公公
曰事去矣謁告而歸除帶行提轄文思院主管江西制
司機宜文字辭除制司參謀辭除江西提舉又辭自是
閉户不復出乾旋坤轉挾一能占一藝者各自爭奮公
碩德重望諸公貴人競欲推輓武愍李公鎮江西擬公
知汀州事左丞管公行中書省擬公提舉福建儒學公

曰余老矣無能為也已固辭幸諸子卓然可傳家事纖悉一推付之幅巾野服浮湛里閈者二十五年如一日間徜徉溪南水竹間溪南有地曰中洲先廬在焉曰此吾先人之隱處也摩挲松竹曰此吾先人之手植也異時當從先人祠於此嗚呼亦可悲已初侍郎公以勁節二字名其溪南便坐之室鄉人稱之曰勁節先生大德四年庚子正月十二日中夜卒年七十有六以其年六月十六日庚申葬於南城縣太平鄉豐髙里黄家塘之

原子男四文种前國子進士𥡴前補國學生修前將仕郎積女五壻甯文彦前從政郎南康軍司理吳初前將仕郎吳芑孫陳異孫一未行孫男十五浹沂浚孟孫淑孫偉孫宏孫敬孫戊孫卯孫辛孫易孫慧孫丙孫定孫女十一公嘗以文种為兄頴達後修為從子𥡴後葢僉判公侍郎公之意也公𢦏峴山立軒邁朗豁勇於善而周旋世故委曲綿密仇於惡而與人語惟恐傷之不汲汲於趍驟不屑屑於資計故居郊外後家城中湫隘僅

庇風雨更涉憂患人所不堪其心休休然坐一室方廣不盈丈扁曰寒篷宗族姻戚名公勝士酬接其中杯酒殷勤嬉娛言笑未嘗不盡歡常語子若孫以少時艱難曰非力學不足以立身非從善不足以為人又曰士以不辱身為重用舍命也遇否時也辭婉而正志怡而安嗚呼斯完矣夫余倦遊而還幸前修典刑猶及見公方將結昏婣之好操几杖相從以庶幾萬一善人之歸而遽隔古今邪悲夫諸孤緝公平生行事來乞銘不敢以

荒落辭銘曰

歸去來兮命與時兮撫三徑以嬉乎而歸去來兮死猶生兮樂夫天以寧乎而晉處士兮漢征西人所命兮吾何與知溪南十畝兮有宅一區上有脩竹兮下有蘭芝吾魂氣無不之兮千載猶思毋毁我琴瑟兮毋墜我書詩噫嘻維先人有之維後人似之

故建昌路儒學教授蔣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有三年余以集賢學士行臺侍御史將㫖江

南蒐羅遺逸得二十四人焉既復命朝廷分其半掌憲諸道餘悉授任有差時龍山蔣君松魁長才與學為衆所推余將以君入見未行而君病病而卒余為悼之深也又十有五年其猶子宗道叙君行事來乞銘余為之喟然以嘆曰銘吾故人而弗忍辭君世家嚴陵壽昌曾大父敬之大父震亨父焱母綦氏君早負文聲學於太學者七年甲戌授初官典教盱泮以恩轉修職郎次年又以江西制置黄公萬石之辟授國史校勘江西提舉

司主管機宜文字未赴而盱城歸附天朝君復掌教事時余季父西渠公守盱酬酢紛糾君雍容風議佽助為多余時初識君也凡在泮七年雖中更多故教育不廢有力於庠序為多至元辛巳西渠公以郡事再入奏因薦於朝衆謂命下矣而中格最後余起君於丘園而君竟弗得生命也夫命也夫君為人磊落恢廣軒然有古大夫風其孝友信義天性然也晚隔丘墓不復能歸每烝嘗之際執爵望哭悲不自勝暇則過余先君所或與

盱之賢士大夫游杯觴流行為詩自遣詩如其人余時
官中朝去家久且遠聞君徜徉甚適念不得旦暮膝下
時與君輩相從及以使事來歸意謂將得相與行吟河
洛之間少酬前志而事乃爾人生相知為難相知矣患
不相聚聚或弗能久此余所為屢嘆也君字仲方生於
乙未二月二十日巳時卒之日實至元丙戌九月二十
五日娶葉氏子男一人宗德女一人適鄭相之孫男四
人建孫昌孫福孫元孫女一人君既歿妻子追念其志

將以君歸塟乃以某年某月某日權窆于某所銘曰
誰之不如彼豈有餘此獨嗇也誰之不容挈其平生而
去之迫也銘以訊之尚能視此刻也

忠烈廟碑

國家既一方夏薄海内外靡不乂寧乃睠西南之疆外
引六詔内接三苗地險俗厖播川郡實據其會爰畀太
原楊侯節印俾紹服先公之駿功侯既稽首受事入覲
以謝歸則布宣皇威一以法令從事環播川數千里箐

居卉服之民咸知職貢讋行惴息以大師府為命於是
王化浹矣上嘉其勞推恩錫類追謚侯大父為崇德公
考為惠敏公所以慰荅忠勤者甚厚侯既膺寵典彤弓
大卣以祀以戎治法征謀恪遵臣業所以憂邊恤衆者
甚備間歲必一述職請命示弗敢安大德七年冬道過
武昌因言於廉問使者廣平程某曰漢英不肖猥承邊
寄凡所尃有莫匪祖考之休慶而廟碑未刻懼無以示
子孫敢叙次其事以見倘矜而貺之辭其自昭穆十六

世而下咸嘉賴之其既辭弗獲則為之嘆曰為人臣子不當如是耶謹按楊氏系本太原唐乾符初贈太師諱端者宦游會稽後客長安適南詔陷播州大為邊患有吉募能安疆埸者太師慨然自効遂命為將以復播州威暢恩融夷夏畏服因領其郡是為播州楊氏始祖五季俶擾衆推其子孫世守五傳至昭而無子鄰郡帥克廣寔太原舊族贈中書令業之孫鄭州防禦使延朗之子來與通譜命其子貴遷為昭嗣且授以家藏翰林楊

大年所草中書令及莫州刺史制誥二通自是太原之
族復合而守播者乃公之後八傳而當宋嘉定六年高
祖忠烈公始考典禮建家廟以祀五世奉太師公為始
祖百世不遷餘則有夾室以奉祧主其明年嘉禾生於
庭卮詩人歌之咸淳四年考惠敏公又請於朝錫令廟
號刻家訓于石牓崇孝于樓至是而播州之楊幾五百
載用夏變夷益遠益大傳至於侯節義不替勛庸益著
蓋侯自幼已能好學秉禮以文自修尊禮老成得其忠

益其承天寵召民和也固宜若夫致嚴於宗祏崇飾於本原思以微顯闡幽垂裕永永是又孝子慈孫之大節也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擂為中國郡縣嘗以朝臣出守不幸季世殘於裔戎而楊氏以晉土之望攘除湔拔復此天明帶礪河山綿綿延延以至於今獲遭聖神大展忠力視春秋杞鄫之君自絶於禮而見擯於麟筆者不其藐與謹詩其事以聲皇風以廸家慶詩曰

於皇維元立極繼天雷激風遒以奠九埏孰荒弗庭稽首後先越西南阪魚魚顏顏我有虎臣端坐播州折其機牙汝力汝田或觸于藩我饫其擅有向穴嗶叱之寂然虎臣維何楊系太原太師啟之既十六傳祖德宗功瓜引蟬聯錫廟與名亦既有年於皇我朝君聖臣賢煦沒崇生恩厚無前惟此虎臣允武允文啟此大邦維國之珍金甲琱戈刻印以銀鬐欵一堂千里聲震屏翰旬宣有颸不塵介圭來王臣職既陳帝曰歸哉勤恤我民

飲至勞還俎豆詵詵祫礿烝嘗于此秋春嗟惟揚侯承家事君靡或間言式是臣鄰何以似之曰忠曰勤何以永之洛爾後人

故將仕佐郎建昌路儒學教授吳君墓誌銘

異時場屋之士居連甍出連衖以得失為雄雌失則悲得則肆古人之事一不槩於心務於躬也其少從嶶菴先生於臨川得延陵氏之仲季焉則獨否以是皆友之三人無須臾不偕偕而無適不樂於文蓋嬉笑諧辯以

成未始棘棘然也季長於余二年業成且精凡試輙可
識用弘朗意悟飄洒卓然萬夫之望一舉進士遂中其
科得瑞州新昌縣尉以歸重慶在堂内外歆豔既而天
下定于一朞入仕京師季亦名聞大朝擢建昌路儒學
教授後十年余將旨南歸時季已解去而盱校良覸斬
斬新田每每問之季氏力也盍再仕乎方藝木引泉笑
而不應自是余留昇揚留長樂留武昌家居之日良寡
而延陵氏之仲季遠則書近則面凡余家慶弔之會無

不與焉者今自沙羮謁告歸意當三人復聚如往時可
無不談談無不盡而季則已往矣仲又益老且病不復
能行徒以書使其子若猶子來速余銘季墓嗟夫生者
不常見死者遂不可見情當奈何而忍文之抑吾友凡
也其可辭按前太學進士余鑰狀略曰吳本金陵五季
徙弋陽又徙金溪六世祖濬徙今地曰吳塘濬孫安世
又析於新田曰景立曰堯仁曰士享吳塘三世也曰安
世曰以謙曰鑑新田三世也君生七歲自吳塘出繼於

新田新田無父而有祖母乃奉之而依於吳塘吳塘之父字嘉甫有志不偶力學以命其三子伯德鴻仲德溥季君也名可孫字聖可甫十二已辦科舉之學少從仲兄游郡中博士程君紹開每語人曰二吳文行遠器也平居恂恂臨事毅然山立蓋自幼已為長者所知掌故胡桂芳名士也見之曰長必有成以女女之其師馮得一亦名士愛而教之者十年遂與同升二公歿君經紀其家無所顧愛去盱學而歸也餘廩粟石千有奇封識

以誒代者喜飲酒然必相知者而後飲飲至無算然亦未嘗醉也文辭字畫溫雅如其人至於薄世味篤古道其天性固然生丁未四月丙戌卒辛丑十月戊寅塟癸卯十有一月庚午是為大德七年信州貴溪縣西山其阡也子四男曰泰卿晉卿女曰癸曰燕孫男三女二人之生非必爵禄以為達也不辱以事親以成身以行志雖一日可也况中壽乎且以聖可之材諝器裁進而師尹君公奚忝亦既得其塗矣步未改而斂轡跋馬以歸

終以不出是不亦異於人乎夫異於人者天必異之或謂其子亦異於人甚余曰然銘曰

少之時弟昆壯且老兮孰存授美人兮粹溫吾欲與言而不得與之言嗚呼蘭林在高原

何德載墓誌銘

吾友延陵幼清氏之於人也吾不能知然其所常誦者樂安有二人焉其一曰何氏太虛吾承言而未之識則將旨以出廼俾吾兒禮致之後四年歸始克識焉氣勁

而材穎多能而善用於是吾以獲友為喜而謂幼清不吾欺或從而賛之曰此竹洲公子也太虛又出一帖題曰竹洲公字也則又進一編且請曰山之先考行事之狀也敢匄公銘狀曰韓何同系昌黎伯既言之矣福家於崇仁詵徙於樂安九世而生夢龍娶于詹生三子時其孟也名天聲而字德載季也皆舉進士得官而季尤夙悟十二而孤母兄束之於學以遂有成是為竹洲先生初尉曲江干掫有聲州部咸委以事無不立決州部

長史前後四輩皆材而薦之丞緣伯氏獲識文信公及在兵間因相上下志與事異惝然來歸餐英枕石者二十有三年而後没没之日歲庚子十二月二十有五日得年七十有二事母孝事兄恭詩文字畫咸為識者所尚急義樂施無戚疏貴賤交得其懽晚歲執圃嚴溪之灣畦菊數十種聞葩蘤之竒者必致之不可致必往觀之混而不汚貧而能佚自贊曰子孫孫子方寸足貽其自信葢甚篤方試禮部也柄國者面譽其文且期之甚

及射策於廷則又怒其直而黜之其自樹蓋甚深子政大父父也妣曰李誂大父也妣曰劉曰呂公娶於唐先二年卒子七人男曰山曰鳳女五孫七人三男四女塟之日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庚申地為崇德坊之原官為儒林郎職為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都督府幹辦公事山永惟先人之用既不克究而僅可見者又閟而弗章山之罪也故敢以銘為請吾嘗記㓜清言樂安何氏為一家之齊魯今視竹洲君行事之狀與其子之為豈

非然哉乃語之曰子姑就館吾爲子銘銘曰

進有以行也不必崇退有以安也不必豐然不然耶尚

以訊於幽宫

監察御史蕭則平墓誌銘

大德七年八月十五日南臺監察御史蕭君泰登則平

以疾卒年三十八聞者皆愕且悼或疑峙其客鄂諏之

自東來者曰信矣嗟哉頃余在禁林吏以諸道提舉學

事姓名來中有蕭某年若干余訝其少或告曰公未識

耳材則老也洎來南臺中丞徐子方道則平朝夕不離口後數年余從閩歸則平方典江廣學事學者咸井井有生氣衆誇語余既僉桂憲之明年聞海南有制獄乃行都元帥沙什干賊殺不辜為則平所劾鞫之如章帥遂抵罪以則平為御史七年春南浮江漢以下余留之洒不可余笑曰真御史也自始識及是不數見每見氣益老言論益深豈意自是遂終不可見耶廬陵劉將孫須溪翁之長嫡也其言信狀其行事視余亹亹萬言曰

是宜銘且助其子以請曰則平之志也按蕭氏世本長沙徙籍安成曾大父平林先生貿重名仕為江西安撫副使官中大夫爵廬陵縣男名遂辰大父安中從仕郎德安府觀察支使父元永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母胡氏則平早穎拔諸公皆器之弱冠試吏丞永豐涖事敏決行中書省以名聞授將仕郎湖南道儒學副提舉為部使者賞識即子方也子方一代耆碩言輙見聽遂擢僉廣東按察司事衆睨其所為會有猺賊來逼城衆

惶惑無所措獨奮曰督捕盜賊獨非憲部職耶我請先之即上馬出將吏驚馳以前賊遂退走因按所部潛與獠通以人為貨及他奸利事守令以下抵罪者八十七人又建議減韶州歲賦白金得請遂減半條嶺南積獘二十事身詣臺言之會建肅政廉訪司繼丁胡夫人憂至元三十一年今天子踐祚思與天下更始詔罷征南兵釋交州纍臣以則平為兵部郎中介禮部侍郎李衎往諭其國時安南既以失藩臣禮重得罪聞有詔使疑

懼叅半吏民迎餽麇至喻所以來意悉慰郄之君臣卜日拜伏以聽然後知上德意感慕歡呼而使者又廉敏開亮不與前等乃大喜過望歸所盜邊地二百里遣其臣奉表貢獻謝罪遣使者槖中裝甚厚辭不受益之再三終不受益大服既報命授連州知州未拜奔瓊州公喪起提舉江西等處儒學所職辦治行省遣慮郡囚袁瑞州路有誅愚民自誣殺人而代死者既具獄矣悉發擿理出之僉廣西廉訪司事始至陳便宜二十五制獄

既竟出沙什干所掠生口八百七十五人牛馬三千六百有奇還之民柳州白蓮道人謀畔論死者二百録之釋不知情者百三十有七人他所辨雪糾正不可勝數凡黜貪謬吏二百一十汰左右江攝員四十一進階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首言十事分按江浙行中書省水旱民流議捐倉實以賑或曰洛可而發無後憂曰民命急矣毀家償之不悔也方大有建白病日侵得告即命舟自載且治衾櫬或言豫凶事曰死常事非凶也

書別子詩別親友戒左右毋妄受贈遂既戒不復言遂
卒於舟明日歛於建康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配楊
氏再彭氏皆名家子六人男若干女若干則平精悍謹
密不煩不苟不為事所詘故發必中機意悟飄洒豈弟
周旋與人必誠故鉅人長者咸愛之至其孝於親忠於
國不婞阿澳涊天性固然故自號方厓其始為御史也
激烈自奮或謂太剛必折曰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或
告當自愛曰身非吾有也觀則平此言豈自為身後計

者而獨志余銘嗟共銘曰

奕奕堂堂厓穹石蒼不可盖藏洛爾山君勿刓其方

何子宏墓誌銘

公諱宏中字子宏撫州樂安人樂安尚書學聞四方由進士起家何氏為著子宏又以博學善教為鄉先生故其義方素脩私淑尤廣及門者大抵成名而子宏終老於鄉先生至問其家則懐章綬而歸拜者前後四人安輿就養盎以廉勤為訓所至諄諄不舍故仕學皆優乙

亥春子宏年七十諸子來集于家宜章令霖永州教授
希之道州判官堯廣昌主簿夢牛皆服其命服以次奉
觴上壽里中豔之謂當若陳省華且曰樂以善及人宜
天報之若此其明年遂以壽終又明年伯子亦卒越四
年始克塟於邑東山口陂之高坑又二十九年為大德
八年甲辰仲子始來求銘蓋仲與叔方相與隱居求志服
膺所聞期有以顯其親者未已也曾大父思容州法曹
大父庚父湛母詹氏娶於董有五男子最季元善出為

柳氏後二女子咸歸於劉曰祐雨曰季説壻也孫男女十八曾孫男十一盛哉文學既盛子孫又盛所謂鄉先生家不皆若此顧不宜銘銘曰

謂夫人之間其劾淵毓者吾亦未卜其何如也及觀子宏氏之廬抑若此矣為斯言者其不幾誣哉

張宗漢夫人葉氏墓誌銘

天師觀妙先生之嫡曰宗漢幼從人間事誦讀纂綴為舉子未達蚤世其配同郡葉氏女也嫠居三十年誨育

幼孤昬宦有立人皆以為難廣徵真人述之曰吾世母
也諱悳柔貴溪人曾祖夢得宋中奉大夫貴溪縣男嘗
為歸州太守祖億年太學進士父繼善衆州推官夫人
生十六年而歸于張容德婉嫕婦禮無違甚得上下驩
心良人賴以畢志及寡中慈外厲佐叔氏以成其二子
與紹今為建德郡治中與純烏山縣尹一女嫁進士倪
日强於是夫人志願既酬端深以臨家政子孫先意承
顏不使少有忤拂母儀子道為遠近宗州里以義節上

聞而夫人哭烏山感病歿矣訣語琅然類了達者時大德十年六月七日也生平不輙出閭長子屢駕倅車來迎就養人以為榮而夫人輙不許或贊之終不許念弟老不得數面為築居焉遇娣姒如同生者四十年晚坐北堂雍雍繩繩合千指無一誶語男女孫十六人曰太初祥初瑞初復初臨孫震孫壻曰臨川徐和金溪鄧章四未行没之明年太初將其父命北上數千里至京師請銘於廣平程某遂以述來昔觀妙之嗣曰簡齋天師

事寡撫孤藹然天至余逮識之因謂此誠天人蓋神仙之說無則已有則舍孝義之人孰為之又聞人誦葉夫人事知其家風昉振内外咸有懿德不待遐舉斯出塵矣今視其述不私宜以銘兆在某邑某鄉某里之看源塋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邇也視其閭遠也炳之簡書猶室不安兮奈何彼殊欒哉義婦慈母之幽墟千萬年其永居

雪樓集卷十六